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金秋蘆荻盡詩意

錢續坤

古人作詩填詞，往往會選擇不同季節的典型意象去營造意境，去抒發情感。對於秋天而言，菊花的高潔、大雁的南飛、西風的蕭瑟、秋雨的纏綿、寒霜的淒美等等意象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承載著豐富的情感與哲理，涵蓋悲秋、思鄉、懷古、嘆時、傷別等多元文化寓意，其中「蘆荻」也是古人最喜歡選用的意象之一。

其實，「蘆」與「荻」是兩種不同的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從習性上說，荻水陸兩棲，蘆更親近於水；從穗形上看，荻為輻射狀的花穗，像掃帚；葦是平行狀的花穗，像梳子。這是可以區分的地方，但更多的時候，「蘆」與「荻」是經常連用在一起的，這是因為兩者既形似又神似，尤其是在習習秋風的吹拂之下，有依依惜別之感。故而古人認為，「蘆荻」的意象非常適合送別，其中最為有名的詩句，當數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的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」，詩人以荻花飄

搖之態映射離愁別緒，形成了「荻花一秋風一別情」的固定意象組合。宋代王汝舟的《蘆花》，將這種意象組合發揮到極致：「琵琶亭前夜泊舟，荻花瑟瑟風颼颼。潯陽夜靜月如畫，琵琶寂寞江空流。」《蘆荻吟·送別》中的「蘆荻吟聲咽，送別在長亭」兩句，更是直抒胸臆，通過嗚咽的笛聲烘托送別時的悲傷情感。

「蘆荻」如果與高風夜月、斷壁殘垣等意象有機融合，則非常適合懷古。劉禹錫《西塞山懷古》尾聯雲：「今逢四海為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。」詩人狀摹的景色是眼前的實景，抒發的感嘆卻是胸中的真情，並且巧妙地把史、景、情完美地揉合在一起，使得三者相映相襯，相長相生，營造出一種含蘊半晦的蒼涼意境，給人以沉郁頓挫之感。唐代詩人劉滄《長洲懷古》首聯曰：「野燒原空盡灰灰，吳王此地有樓台。」該聯以清寒冷寂的自然景色與繁華富貴的樓台亭閣形成強烈的對

比，展現今昔盛衰之思。「天地江山風浪起，汀洲蘆荻水煙浮」（宋·董嗣皋《登庾樓》），通過蘆荻與廢墟的組合，構建出時空變遷的蒼涼意境。

「蘆荻」的意象還通常用於悲秋。杜甫的「請看石上藤蘿月，已映洲前蘆荻花」（《秋興八首》其二），以景代情，字裡行間透露著蒼涼之美，尤其是蕭索的蘆荻與淒冷的心境交相輝映，這種意境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，讀來令人無不動容。北宋林逋的《詠秋江》：「最愛蘆花經雨後，一篷煙火飯漁船」，描寫的雖然是雨後蘆花之美，卻隱含了秋寒孤寂的淡淡愁緒。宋代吳興的「蒹葭露滴思鄉恨，蘆荻風縈羈旅愁」，更是將蘆荻與鄉愁、羈旅之情緊密地相連。

一片蘆荻如果配上一彎扁舟，一位釣翁，有時還宿過飛鴻與鷗鷺，那就是江湖漁隱。宋朝戴復古《周子益年八十赴殿》雲：「七尺漁竿八十翁，釣絲輕袅荻花

風。」詩中通過功名未遂的直接抒發，將老翁的壯志未酬與自然意象結合，形成英雄老去的悲壯意境，詩人借此表達對人生際遇的反思，既有對功名利祿的淡漠，也隱含對隱逸生活的向往。「白頭終沒利名牽，蘆花深處伴鷗眠」，出自宋代無名氏的《浣溪沙》，全詩以漁夫形象寄托超脫塵世的生活態度，通過自然意象表達對名利淡泊的不懈追求。

非常有趣的是，「蘆荻」的前身稱為「蒹葭」，換言之，「蒹葭」是漢語中對特定生長階段荻與蘆的合稱：「蒹」指未抽穗的荻，「葭」為已初生的蘆。該詞最早見於《詩經·秦風》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」這首詩將「蘆荻」推向了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象徵，其深邃的意境和優美的文字令人嘆為觀止。詩中描繪了秋日荻草的蒼綠與露霜的凝重，以及那在水一方的伊人，咫尺卻似天涯的遙遠，同時通過「溯游從之」的追尋，表達了一種虛幻而縹緲、恍惚又迷離的情感。整首詩悲秋懷人，一唱三嘆，境界蕭疏遠曠。

此外，「衰髯都共荻花老，醉面不如楓葉深」「荻花楓葉秋江晚，底事扁舟不肯留」「蘆花冉冉弄斜暉，十月江天似雪飛」等佳句，都以蘆荻作為意象，通過自然意象與情感共鳴傳遞出獨特的美學價值，使蘆荻從單純的植物形象，升華為承載文化記憶與情感密碼的意象符號。

走在鄉村那條花路

徐成龍

我從老家的房子走出，太陽已經西墜，霞光給村莊蒙上了一層金色。走過兩幢新蓋的樓房，我循著稻禾的清香向野外走去，來到一條兩旁開滿野花的鄉間水泥路。路邊的花草向著路面延伸，我怕踩壞了它們，放慢腳步向前走，任它們輕輕擦過褲腳。

這條水泥路不寬，剛好夠兩個人側身讓過，是前兩年村裡修農田配套小路時順帶鋪好的。以前，這兒是一條老田埂。遇到下雨天，一腳下去全是爛泥，走都走不穩，一步一滑。現在不一樣了，平整的路面留著白日太陽曬過的暖意，路兩邊密密麻麻長滿了疏華菊，橙紅、橙黃交織成一片，就像有人扯了一整匹鮮亮的錦緞，順著水泥路鋪展開來，一直延伸到遠方。

我俯身摸了摸路邊的疏華菊，花瓣薄而干爽，手指一碰，便有幾片花瓣輕輕落在掌心裡。

我慢慢地繼續往前走，路邊的花草有齊腰高，一朵朵橙黃色的花朵朝著落日方向仰著，花瓣被白日的陽光烘得略帶干爽，邊緣帶著一點清淺的脆意。風一吹，整片花兒輕輕搖晃，細碎的花瓣落在腳上，沾著淡淡的花草清香。我忍不住伸出手，手指從花穗上輕輕掠過，花粉沾在指腹，帶著一點陽光曬過的溫意；我俯下身子，湊近一朵野花，鼻尖幾乎碰到花心，聞到了隱隱約約的清苦香氣。這些野花名副其實，一點也不嬌貴，不用專人澆水打理，幾場雨水過後，就熱熱鬧鬧地長了滿滿一路。平日裡沒人特意摘回

去插花，也少有游客專門跑來拍照打卡，它們就這般自在肆意地盛放，把原本單調普通的田間小路，變成了鄉野間最好看的一條花廊。

水泥路左邊是鄉親們的住房，有高有矮，錯落有致。右邊是一大片稻田，稻禾已經長得繁茂，綠得濃郁透亮，像是能滴出水來。陣陣清風從稻田間吹過來，裹著新禾獨有的清新氣息，拂在臉上，比城裡空調吹出的冷風更讓人覺得舒爽。

年少不更事，我喜歡蹲在田埂上玩，一玩就是好長時間，在路旁采撷著狗尾巴花，捕捉著躲在草叢中的青蛙，追逐著飛翔於空中五彩斑斕的蝴蝶……哪怕摔了一跤，摔破了褲子也沒有關係。有時候還會伸出手去觸摸路邊的小草，把它們含入口中，品嚐一下味道是怎麼樣，很開心地享受著這一切。

如今，這片稻田還在，只是村邊田畝旁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嶄新的三層小樓。米黃色的牆面，明淨的藍玻璃窗，晴天裡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，格外好看。這些都是村子裡近幾年建造的新房，坐北朝南，專門等著在外打拼的人們，逢年過節回家團聚。

以前，總聽人說故鄉變了，變得讓人快要認不出來了。站在這條開滿鮮花的水泥路上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家鄉的變化真是天翻地覆，路寬了，房子高了，生活豐富多彩了。

年輕時，我總一心想著離開家鄉，去

往高樓林立的大城市闖蕩。走了很遠的路，看過很多風景，回頭一看才懂得，我心心念念眷戀的，不是遠處的風光，而是這片故土的安穩踏實。就像路邊的野花，不管有沒有人駐足欣賞，都顧自開得熱烈爛漫；就像田裡的稻谷，順著四時節氣慢慢生長，到時節就抽穗，到時日就灌漿結實，從容又安穩，從不慌張。

水泥路的兩側被野花簇擁，宛如一條名副其實的花路。我沿著花路走到一半，停下腳步回頭眺望。筆直的花路順著田畝向前延伸，一頭連著飄散著裊裊炊煙的村莊，一頭連著廣闊無垠的翠綠稻浪。碧空如洗，飄著幾朵棉絮般的白雲，顯得空曠遼闊。不遠處，一列高壓電塔高聳入雲，靜靜矗立在暮色裡，幾條電線橫跨在高壓電塔之間，閃閃發亮。偶爾有村民騎著電動車路過，車籃裡裝著剛從菜園采摘的新鮮蔬菜。車輪輕輕碾過斑駁的花影，帶起一路細碎的光斑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金。我停下腳步，低頭看褲腳上沾著的花瓣和草籽，伸手輕輕拍了拍，手指染上了花草的芬芳。

夕陽漸漸向西邊天際沉落，我踩著溫柔的花影慢慢往家走，衣襟沾了兩片橙黃的花瓣。我抬手想拂去，卻又舍不得，便由它們貼著衣襟，像別著一枚故鄉小小的徽章。

晚風依舊輕輕吹拂，裹挾著稻禾的清香與花香。我心裡忽然明白，這就是人間最安穩美好的日子：舊路開出新花，新屋藏著暖意，往後每一步，都是溫柔晴好。

巷中拾秋

賈炳梅

白露那天下了一場小雨，斷斷續續，持續了兩日。雨停後，太陽一如既往地懸在空中。走在巷道裡，抬頭眯眼，陽光落在臉上，感覺與以往很不一樣。沒有了灼熱感，像是脾氣不好的人，突然莫名其妙地溫柔一笑，讓我有一瞬間的錯愕，無法確信。

停車場一側，那棵將身子探出圍牆的石榴樹，垂掛的一顆顆石榴已然露出半個高原紅。因了那兩日細雨的滋潤，一個個顯得水靈靈的，在陽光下泛起燦爛的亮光。順著圍牆跟，掠著一溜帶著枝葉的毛豆枝干，綠黃相見的葉子下面，一串串黃褐的毛豆莢緊抵著嘴。

「爺爺，這些毛豆為什麼要放在這裡？」

「讓它們曬太陽啊。曬干了，就可以給你炒豆豆吃了。」

圍牆盡頭，一個老人坐在小馬扎上，一手拿著一把毛豆枝干，一手摘著葉子，回頭對坐在三輪車上的孫子笑著解釋。說完，順勢將那一把摘去葉子的豆莢枝干重新靠在牆根。

小男孩便咯咯笑起來，像是已經吃到炒的豆豆一樣開心。路過他們身旁的我，忍

不住也嘴角上揚了。

秋意被那一溜毛豆枝干，從遠處的田野帶到了小巷，也帶到了人家門前那棵銀杏樹上。我看見銀杏枝干上，前幾天還青綠著的密密麻麻的銀杏果，仿佛一夜間全被涂上銀黃色。

道旁那溜閒置菜地裡，李子樹下那簇長了好多年的蜀葵枯枝，早就被人清理了。空出來的地裡被種了幾行長春花。那些花苗長到三四寸高時，我才認出來。這會看過去，嫩綠的幼苗似乎又長高了一些，明顯比雜草更整齊壯實。

纏在道旁茂盛構樹上的牽牛花，將紫色的花朵探出叢叢濃綠，高高擎起，幾乎要伸到人的眼前了。

忍不住湊上前，輕輕嗅了嗅它的清香。滿心歡喜湧上心頭，不知那年在他鄉遇見的那簇牽牛花，此刻是否也盈盈綻放？是否也有故人為它駐足？

人家門前那棵桂花樹越發的枝繁葉茂。墨綠葉梗處，已有密密麻麻嫩黃的小花苞，要不了幾天，它們也會花滿枝頭，將沁人心脾的花香送給每一個路人吧。它旁邊那棵女貞樹，墨綠泛光的枝葉間，一串串青綠色的米粒大小的女貞果，像是被陽光罩上的一層薄霧，透著朦朧的銀亮，悄悄地卯足勁繼續長大。

轉彎石壩上的老核桃樹，和陽光一起晃得我眼花。那棵樹今年果子最繁，幾乎每個枝條上都是。

讓我驚異的是，那些掛滿核桃的枝條卻並沒有被壓彎，滿樹的綠核桃多半竟變成了黑色，像是自然風干了。地上總會有跌落的帶著黑皮的小核桃，昨天路過時，我還用腳輕輕踩了一顆，殼裂開，裡面竟空空如也。

此刻，一位大嫂拿了長長竹竿，正昂頭敲打著核桃枝條。應聲掉落下來的帶皮核桃，有的啪地摔開，滾出干淨的核桃來，有的像樹葉飄落到地面上，無聲無息。蹲在地上撿拾的大娘，嘴裡嘟囔著：「今年核桃瞎

（ha）了。長瓢時不下雨，都干透了。下兩天雨，青皮又壞了。」

想起今年夏天，雨少得吝嗇。那幾個月裡，太陽幾乎天天懸著，連地裡的菜都蔫了葉子。這棵老核桃樹大概也是這樣，扎在石壩下的土裡，根夠不著水，結的果子看著飽滿，裡頭卻是沒有東西。秋天來了，那些果子，多半是空的，難怪那些枝條並沒有被累累果實壓彎。

看了一眼大娘撿拾到籃子裡的核桃，有的帶著青皮，有的是已脫去青皮的干淨核桃，明顯又大又圓。路面上灑滿了黑色干癟的小核桃，還有破碎的果皮和枯枝，踩上去像漿糊似的。

繞過它們，繞過正在樹下撿秋的大娘，抬頭望一眼壩上的老核桃樹，我笑著想，它是該歇歇了。

道旁灌木叢前，幾簇狗尾草，也結滿了種子。有的高高昂著頭，有的垂著。想必它們也和那棵老核桃樹一樣，有的種子會被一陣秋風帶到遠方去，有的也只能和枝干一起干枯。

我停下來，看了看那些半綠半黃的毛絨絨的狗尾巴草，忽然想，這些種子看著輕盈，可它們真的輕嗎？結在干了一整個夏天的土地裡，那點細細的絨毛，夠不夠托住它們飛過這一季的干旱？是不是也有許多種子，因為太沉了，最終沒能飛起來，只是落在旁邊的土裡，或者被風一吹便散了架？

狗尾巴草不會想這些吧。它們只管站著，悄悄結它們的籽，剩下的事，交給風，交給時間。

石榴紅了，銀杏黃了，桂花快開了，核桃卻空了，狗尾巴草就要熟了。秋就是這樣，一邊把東西給你，一邊又悄悄收回一些。

走在巷子裡的人，說不清是收獲得多，還是失去得多。只是走著走著，抬頭的時候覺得陽光溫柔了，低頭的時候看見地上多了幾片落葉，便知道，秋天已經站在身邊了。而我，只需彎一彎腰。

黃海之濱的生態交響

付令

在黃海潮汐的節拍裡，鹽城濕地輕舒廣袖，丹頂鶴的翅尖掠過風電機組，在灘涂上投下流動的剪影。這座曾以「煮海為鹽」聞名的土地，正在潮間帶上譜寫新時代的生態樂章。暮春的午後，收到曉林從條子泥寄來的包裹，蘆葦編織的盒子裡裝著鹽蒿草種子，附上那句「鹹蓬紅時，比單槓上的倒立更驚心動魄」，瞬間將我拉回大學操場的單槓架前——那個沉默寡言卻能單手完成十字支撐的青年。

那些年深秋的清晨，曉林總在單槓區加練。他掌心的繭子磨破又愈合，卻能做出教科書般的騰身後回環。有次體能測試，教員盯著他連續三十次雙槓臂屈伸說：「你這力量該去國家體操隊」。可這個體能超群的青年，畢業時帶著《濕地生態學》筆記，悄然回到了鹽城故土。

十年後再見曉林，是在黃海濕地國家公園。他仍保持晨練習慣，粗糙的手掌抓著觀測塔護欄做引體向上。「現在數的不再是動作次數，而是越冬的鶴群。」他指向遠處潮汐站旁的蘆葦蕩，上萬只鴛鴦正隨潮水起舞。曾經被圍墾的灘涂，如今通過「彈性濕地」工程恢復生態節律，他設計的「智慧開門」正在精準模擬自然潮湧。

漫步在涼港風光漁互補基地，曉林如數家珍：「每台風電機間距500米，恰好形成鳥類遷徙走廊。」葉片下的鹼蓬如火如荼，基塘裡斑尾塍鷸低頭覓食。這種綠電+生態模式，讓鹽城海上風電裝機容量突破千萬千瓦，同時保育著全球過半的勺嘴鷸群。經過濕地淨化區時，他舀起一捧水：「比咱們學校鏡湖還清，能看見中華鱖背鰭了。」

在大豐港廢棄鹽田，曉林展示了更驚人的蛻變。退化的鹽鹼地變成候鳥食堂，智能監測系統正追蹤每只環志麋鹿的蹤跡。「就像單槓的動靜結合，鹽田也有雙重生命。」他調出生態大屏，顯示濕地碳匯量較十年前增長230%。更奇妙的是用舊漁船改造的「漂洋觀鳥站」，船體纏繞著海蓬子，成了招潮蟹的移動家園。

晚霞中的黃海濕地，白色風車矩陣與粉色鹽蒿地交相輝映。曉林啟動無人機巡檢系統：「每轉一圈葉片產生18度綠電，同時守護0.5平方公里濕地。」他輕撫觀測站的鎂鋁合金支架，「像不像單槓防滑涂層？既抗鹽霧腐蝕又呵護生態。」這個比喻令我頓悟——他始終用工程思維解構自然，正如當年用物理公式解析單槓動力學。

夜幕降臨，我們坐在觀測站頂平台。遠處城市天際線閃爍著七成綠電供能的霓虹。「十年前化工車在校門口排長隊，現在通勤都是氫能巴士。」曉林攤開手掌，這些年操作儀器磨出的繭子，與當年單槓磨出的位置重合如一。晚風送來鹽蒿的咸香，恍惚又是那個他在單槓上定格倒立瞬間的黃昏。

臨別時曉林送我罐沙蠶養殖場的有機海鹽。「比物理實驗室的NaCl純粹吧？」他依舊惜字如金，但眼底跳動的光芒，與當年完成單槓高難度動作時別無二致。灘涂上每叢蘆葦都像他掌心的銘路，記錄著從銀白鹽晶到翠綠濕地的燦變。當晨霧漫過風機矩陣，百余米葉片劃開曙色，宛如無數個曉林在天地間舒展雙臂，將整個鹽城托向可持續的未來。

在這片陸海交響的土地上，單槓青年的力學執著已升華為人與自然的共生智慧。從體操器械到生態工程，從力量之美到平衡之道，鹽城正以東方濕地的千年智慧，回答著人類文明的永恆命題——當我們以謙卑之心聆聽潮汐的教誨，大地終將回報以最和諧的共鳴。

